

# 新民晚报 | 国家艺术杂志 / 民间收藏

新春伊始, 韩天衡美术馆《兰室长物》大展隆重登场, 570多件(组)展品, 上下五千年, 从新石器时代遗存到近现代大师名作, 涵盖书画、文房、印章、佛像及竹木牙角玉等雕刻件之大观。

其中漆器共展出剔红、剔犀、嵌螺钿等器物30余件, 品种丰富, 雕饰精湛, 很值得观赏和研究。雕漆就是在器胎上层层髹漆, 至数十层或上百层, 再用刀雕出纹饰, 按所髹漆色的不同又可分为剔红、剔黄、剔黑、剔彩、剔犀等, 为传世品之大宗。

“明剔红葫芦形执壶”, 高21厘米, 宽19厘米, 金属胎, 壶身呈葫芦形。雕漆中的葫芦形执壶较为稀少, 笔者仅在洛杉矶郡立博物馆见到过一件明代晚期的剔黑执壶, 另外北京故宫发表过一件明晚期剔犀葫芦形执壶(《元明漆器》图202)。此件剔红执壶上部雕花卉纹, 边缘用回纹及莲纹间隔, 下部开光内雕麒麟纹, 开光外雕花卉纹。壶流及把手部位雕花卉纹及回纹, 圈足部位雕两圈相对的仰覆莲纹。此壶造型独特, 花纹繁多, 有些花草与传统漆器上的纹饰很不相同, 弥漫着一股乡野之气, 且剔刻风格犀利, 未经打磨, 应该是明代中晚期一件传说中的云南雕漆。虽然现今能判别的“云雕”器物尚有一些, 但大多为盘、碗、盒之类, 这样的剔红执壶实属罕见。

## “兰室长物”展品撷英

◆ 包燕丽 朱晓东

螺钿工艺历史悠久, 早在商周时期, 古人就已采用蛤、蚌之壳来装饰漆器。后世的“软螺钿”工艺成熟于宋元之际, 因其螺片轻薄, 做工精巧别致, 很快成为螺钿生产的主流。其做法为: 先将螺壳浸软, 打磨成薄片, 根据自然色分类并切割成不同规格的备用料, 然后在完工的木器上, 用刀挖铲出花纹轮廓, 再用生漆调面糊, 涂在需要嵌饰的部位及螺钿的背面, 嵌入螺钿, 使之与漆面持平, 再罩透明漆加蜡刮平, 使螺钿与木器之间不留下任何缝隙。明清时期螺钿工艺空前发展, 达到了高峰。此时的特点为: 嵌饰饱满, 精细华贵, 螺钿色彩格外美妙, 当时可能采用鲍贝壳作为螺钿的材料, 并多加金银片屑, 具有青、黄、蓝、赤、白等五色, 在乌黑的漆地上, 精刻细磨的螺钿薄片如繁星般闪烁, 绚丽夺目。

“元黑漆嵌螺钿广寒宫图捧盒”, 直径21厘米, 高14厘米, 是一件早期螺钿漆器。盒盖装饰广寒宫图案, 盖的左上方为广寒宫, 刻有“广寒清虚之宫”字样, 右边为桂花树。中间主

体是各种人物, 表现了唐玄宗在吕道士的引导下夜游月宫, 嫦娥出宫接驾并以仙乐相迎的情景。人物用整片雕刻过的薄片镶嵌而成, 除3位主角外, 另有乐手11位, 侍从3位, 按照身份, 服饰、神态各有不同。下面的牌楼上刻着“丹桂坊”三字, 左边是月兔在捣药。盒边开光内装饰人物故事图案, 开光外嵌团花纹锦地图案。器物周边用金属丝缘边, 以加固胎体, 这与史书记载的螺钿制法完全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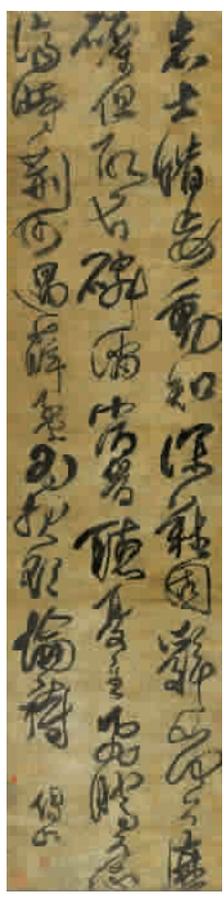
元代螺钿漆器除元大都遗址出土过一片“广寒宫”盘残片以外, 国内博物馆藏品中非常稀少, 目前公立博物馆仅北京故宫发表过2件, 浙江省博有1件陈列, 其余均流散于海外。

书画类展品中, 明吴彬工笔人物《阮修像》(161x43cm), 线条浑朴中见灵动, 造型生动传神, 人物占据整个画面下方, 上半部大幅留白, 小篆署款, 布局新奇。左上方有谢稚柳题鉴“吴彬画人物极少, 此真迹为天衡老弟所藏”, 实属珍罕。明代大书家傅山的草书《飞扬恣肆, 酣畅淋漓, 对后世影响极大。展品中的一件绢本狂草条幅, 狂而不乱, 把控有度, 较之常见的“打圈圈”状似有收敛而重法度, 为难得精品。

展品中犀角雕件达16件之多, 观者惊呼过瘾! 最难得的是存世“胡星岳”款五件中就有两件面世。胡星岳为明末清初治犀名家, 传世作品稀如星凤, 异常珍稀。此犀角觚雍容大器, 纹饰简洁明快, 外口六条夔龙或缠绕或独立, 雕刻得玲珑剔透, 出神入化、惟妙惟肖, 可



■ 明吴彬《阮修像》



■ 明傅山草书



■ 明剔红葫芦形执壶



■ 元黑漆嵌螺钿广寒宫图捧盒

谓胡氏所治犀杯中的珍品佳作。还有一批石雕摆件颇引人注目, 如“尚均款寿山将军洞芙蓉石嵌宝描金太平喜象”, 巧色相间, 神韵俱佳, 浓厚的包浆, 更显现出作品的文气。此番韩天衡先生亲自策展, 展品均来自民间私藏。韩先生感言: 文房绝不仅仅有“四宝”, 文房是个宝库! 古之工匠, 都是真正的大匠, 文房雅玩真乃大匠神工!

与老朋友、山水画家刘超兄闲聊, 说起画坛往事。他为人忠厚, 肯热心助人, 许多书画名家如陆俨少、曹简楼、陆抑非、钱行健、赵丹、华三川都与他有往来。说到兴头上, 他走进内室, 取出一叠名家来信, 从中抽出一封38年前张充仁老先生写给他信: “刘超贤弟: 两张国画已完成, 希望你便来舍间携取……张充仁 1979.7.8。”我有点好奇。张充仁这位雕塑大师, 现代中国雕塑艺术奠基人之一, 他怎么会与小32岁的刘超兄有如此的忘年之情? 刘超兄大概猜出了我的好奇, 于是给我讲述了这封信的由来。

## 张充仁的一封信

◆ 华振鹤

后, 一直在上海从事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1979年任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主任。他在油画、水彩画、雕塑等领域造诣极深, 晚年又涉足国画。1988年应法国政府之请, 为密特朗总统塑像。张充仁在艺术界交游很广。他久闻沪上画家、张大千入室弟子刘侃生大名, 常常到蓬莱路龙门村100号刘宅拜访, 相互交流。就是在那里, 他认识了刘老的公子刘超先生。说来也巧, 1959年刘超兄考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张充仁正是他们的人体解剖课老师。那时的上海美术, 师资力量雄厚。如透视课颜文

樾, 素描课孟光, 以及俞子才的山水, 郑慕康的人物, 乔木的花鸟, 真是极一时之盛。这些教师把学生视作自己孩子, 授艺绝不保留。何况张充仁, 说起来还是刘超的父执辈, 自然更加亲切, 不时, 叫他自己家里去, 谈艺术, 拉家长, 一直到他毕业后进入上海沪剧院从事舞美设计, 依旧保持着交往。这样的潜移默化, 极大地激发起刘超的艺术潜质。他后来创作的山水画作品, 视野开阔, 融合中西, 脱胎于传统而求新求变, 是与他接受名师指点分不开的。这其中, 自然包括张充仁的美术滋养。1979年6月, 刘超又一次走进

绍兴路76弄7号张老寓所。在二楼工作室里, 张老向这位忘年交回忆了自己少年时学艺的艰辛; 在徐家汇的土山湾照相制版部里一边做学徒, 一边学习法文和绘画。他语重心长地说: “现在你工作、学习条件这么好, 艺术基本功又扎实, 更应该好好努力, 做到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才是。”一席话, 说得刘超频频点头。临告辞时, 刘超提出想求一张老师的墨宝留念, 张老爽快地答应了。过了半个月, 张老果然来信, 说已经画好, 还画了两张, 令刘超惊喜不已。说到这里, 刘兄遗憾地告诉我, 两张画倒画得很好, 大小都是六尺开四。一张画花卉, 另一张是两条鱼在水草丛里游泳嬉戏。可惜后来家



庭变故, 全都不在他手里了。看他烦恼的样子, 我连忙劝慰: “古人云‘人亡弓, 人得之, 又何憾焉。’况且, 画没了, 信仍在, 是你们画坛忘年交最好见证啊! 说得刘兄化悲为喜。我们又换了一个话题谈论起来。

时间犹如白驹过隙, 十二年转瞬即逝, 又到了农历丁酉年的鸡年。虽说鸡年每隔十二年就会重来一次, 但对我来说, 十二年前的那个鸡年至今记忆犹新, 因为这年我家得到了一只真正的金“鸡”, 而且一直当做收藏品珍藏着! 2004年, 我在一家大型国企(上海吴泾化工有限公司)的供销经营部供职。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 许多时候供销员工的工作就是要和各相关单位加强沟通、联络感情, 适当时候以“礼”相待。这个“礼”不仅是对客户要注重礼节、彬彬有礼, 也是指在重大节日等时间走访客户时顺便送上一份符合国情和相关规定范围内有纪念意义的“伴手礼”。眼看2005年就要到了, 采办第二年纪念礼品的任务又要我, 这个在部门兼任“办公室主任”的



来动脑筋了! 正在我为选购什么样的礼品才能既不落俗套又能给人耳目一新、眼睛一亮之感觉, 还要少花钱、符

## 我家的金“鸡”

◆ 马蒋荣

合政策、让受礼人感到“不烫手”而伤脑筋时, 部门经理吴总好像突然来了灵感, 说明年是鸡年, 趁现在金价正在低谷徘徊的时机, 我们就买一批真正的金“鸡”吧! 因为一方面“金鸡报晓”正符合供销人追求守信准时精神, 另一方面给客户送这个金子做的“伴手礼”也拿得出手, 并希望合作双方都能遵循这个信条。既然有了好创意, 吴总和我就马上利用双休日一起开始做起了比质比价的采购员工作。果然我们在豫园商城里看到了这款用一克多足金和特殊工艺制成的憨态可掬的卡通鸡, 每个价格仅四百多元。

但是我们并不准备在店里买, 因为我们的量多, 因此直接赶到这家具有中国驰名商标的银楼(上海老凤祥有限公司)销售总部。在双方以诚相待的氛围中, 该银楼以当天国际市场的金价为基准, 加上适当加工费和材料费, 为我们制作一批比市场价格大大优惠, 但质量相同的金“鸡”! 果然, 在这批金“鸡”伴手礼送给客户后, 销售员反馈的信息都说效果不错! 不料, 这个金“鸡”伴手礼创意又有了续篇。因为那时, 许多单位部门都在利用奖励基金在职工生日那天以送蛋糕的形式来实施“凝聚力工程”。但我们部门的领导并不准备

步人后尘送个百多元甚至几百元大蛋糕, 因为担心这不一定受高血糖甚至不爱甜食职工的欢迎。于是想到了利用这个比大蛋糕贵不了多少的金“鸡”来祝贺一线供销职工的生日快乐! 出人意料的是, 当我们把这个新订单交给制作方时, 制作方居然提议, 他们愿意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 按我们职工的年龄定制十二生肖, 以便使这个礼品更具意义、更有个性! 当然我是受益人之一。但是, 在定制属于我的生肖礼品时, 我却不要和我年龄属相一致的“金兔”, 而是要了一只金“鸡”! 其中的原因是我要把这只金“鸡”作为礼品送给我的儿子, 因为他属鸡, 而且当年是他的本命年。为此, 作为父亲的我希望他闻鸡起舞、努力工作, 成为我家一只另一层意义上的“金鸡”!